2025 PISA 公布之後：迫切需要對巴拉圭教育進行民族誌研究

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教育參事處

有些問題，一個國家不能再繼續拖延。每當 PISA 評量結果公布後，巴拉圭就會在幾天之內重新談論教育：數據出現了、排名出現了、各種解釋出現了、責任歸屬也出現了，還有各種承諾。之後，這個議題便逐漸淡出，直到下一次評量再次讓我們看到一件其實多年前就已經知道的事情：我們的學生在理解、詮釋、解決問題，以及將所學運用於複雜情境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難。

2025 年 PISA 的結果令人擔憂：巴拉圭在閱讀方面得到 352 分、數學 334 分、科學 355 分。閱讀方面只有 24%的學生達到基本能力水準，數學只有 10%，科學也只有 24%達到最低水準。我們沒有理由淡化這些數據，但也不能把 PISA 變成對我們教育的最終判決。

評量告訴我們正在發生什麼，但無法完整解釋為什麼會發生。

而真正的全國性討論，應該從這裡開始：我們需要從內部去發現並理解自己的文化。

各種解釋已經出現：疫情、從紙本評量轉換為電腦評量、一種仍然過度依賴記憶學習的教學模式，以及教師培訓方面的不足。教師工會也指出教師培訓存在不足，並認為有必要檢討培養教師的教育機構之品質。另一些人則要求考慮疫情所造成的影響，並等待未來更好的結果。與此同時，政治討論又有可能再次變成尋找「誰該負責」：政府、教師、前任政府、家庭，甚至是 PISA 測驗本身。

但是，巴拉圭的教育問題不可能只有一個原因，問題在於，我們試圖用過於簡單的答案，去解釋一個非常複雜的現實。因此，我會改變我們通常提出的問題。與其只問「誰該負責？」，我們更應該問：「我們還需要知道什麼，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的學生沒有按照我們所期望的方式學習？」

巴拉圭已經建立了許多測量教育成果的機制。我們有 PISA、SNEPE、區域性評量、統計資料以及各種教育診斷。然而，我們仍然難以真正理解學生實際學習的具體環境。

因此，我們需要一項大型的全國性教育民族誌研究。這不是要取代標準化評量，也不是要否定標準化評量的結果，而是要從巴拉圭的現實環境出發，詮釋這些數字。

一項真正走進學校的研究：觀察、傾聽、交談、比較，並且在各個地區停留足夠長的時間，以理解「在巴拉圭學習」究竟意味著什麼。

因為巴拉圭不是只有一所學校

有城市裡的巴拉圭，也有農村的巴拉圭；有中型城市，也有原住民族社區；有邊境地區，也有城市周邊的弱勢社區；有些學校擁有圖書館、網路連線，以及具有高度文化資本的家庭；另一些學校則面臨更加迫切的需求，而這些需求會影響學習。

還有另一個我們不能繼續視為次要的面向：語言

瓜拉尼語不只是一門學科。它是記憶、情感、身分認同，以及一種命名世界的方式。它與西班牙語共存，也與我們稱為 jopara 的日常語言環境共存。許多巴拉圭人是在不同語言與語言使用層次之間轉換的過程中思考、說話並建構意義。

我們的學校是否理解這種複雜性？

如果一名孩子帶著特定的語言經驗進入教室，我們就需要了解：當他接觸其他命名、詮釋及組織知識的方式時，究竟會發生什麼。瓜拉尼語本身不是問題。真正的問題，是學校不了解學生所處的語言現實。

因為學生不是空白地進入教室

他帶著一個家庭、一段歷史、一種語言、一種文化、一套記憶，以及在學校之外獲得的知識進入教室。他也帶著自己對於權威、工作、社區、閱讀、口語表達以及學習的特定關係。因此，教育危機也具有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面向。

我們已經談了很多教育改革，但或許我們仍然沒有充分討論：如何從我們自己的現實出發，去理解教育；我們不能把教育模式直接搬過來，好像巴拉圭就是芬蘭、日本或加拿大。我們可以向這些國家學習，也應該如此，但首先，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誰，以及巴拉圭學生是誰。

PISA 本身的數據也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：相當高比例的學生表示，他們最近曾經缺課；與此同時，學生與父母經常談論學校的情況也有所下降。另一方面，45%的學生表示，他們每週至少一次使用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來協助學習。

巴拉圭學生已經在使用人工智慧學習

而學校仍然在努力決定應該如何面對人工智慧，這顯示社會與教育機構之間正在出現越來越大的距離。家庭、科技、資訊、權威、工作、溝通以及學習方式都已經發生變化。然而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用二、三十年前的教育觀念來理解 2026 年的學生。

或許危機不只是學校教得不好。也可能是社會變化的速度比學校更快。因此，我們需要了解不同學生究竟是如何學習的：農村兒童如何學習、城市青少年如何學習、原住民族學生如何學習、神經多樣性兒童或青少年如何學習、使用 jopara 生活的學生如何學習、能夠長期接觸科技的學生如何學習，以及無法持續接觸科技的學生又如何學習。只有如此，我們才能設計出真正符合巴拉圭自身需求的教育。

而這裡出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：教育契約已經破裂

我所說的並不是某一份在會議桌上簽署的協議，而是指一種社會共識：教育一個孩子，是所有人的責任。

每次 PISA 公布結果之後，教育部解釋、教師工會回應、政治人物互相指責、教師提出訴求、家庭感到擔憂，而學生仍然在等待。但是，如果一個孩子沒有學會，失敗的不只是他的老師、家庭或教育部。

失敗的是整個社會

我們需要重建這項社會契約。不是再一次讓教師與教育主管機關互相對立，也不是再一次陷入政黨之間的爭論。我們需要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情：我們需要理解。理解學生、教師、家庭、社區、我們的語言、我們的地域、我們的不平等，以及我們的文化。

PISA 再次把我們放在一面鏡子前。我們不喜歡鏡子中的倒影，但打破鏡子並不會改變我們的形象。現在，我們可以繼續尋找責任歸屬，也可以開始研究數字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。我們可以繼續從辦公桌後面進行教育改革，也可以真正走進學校，傾聽。

我們可以繼續問：「巴拉圭人學會了多少？」、或者終於敢問：「巴拉圭人是如何學習的？」；或許，這才是我們一直尚未找到的關鍵。因為一個國家如果還不了解自己，就不可能真正教育自己的下一代。

PISA 告訴我們，我們有一個問題；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問題；而只有當我們真正理解問題之後，才能真正開始解決它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Karina Hugo/翁百安

資料來源：2026 年 9 月 11 日，El Nacional 電子報

https://elnacional.com.py/opinion/despues-pisa-urge-estudio-etnografico-educacion-paraguay-n111871

國家教育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